

古文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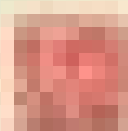


〔清·吴楚材 吴调侯 编选〕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四)

古文观止



〔清〕吴楚材 吴调侯 编选 第四册

古文观止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五代史宦者传论

欧阳修

【题解】

本文是节选《新五代史·宦者传》后部评论的一部分。文章主要是讲宦官之祸深于女色之祸，分析了宦官为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指出宦官之祸不是凭帝王个人的意志就可以避免消除的，实际上宦官之祸是由于统治者极端的自私心理，认为宦官是生理残废的奴隶，不可能危害自己，而过分地宠信他们造成的。由于作者的局限性，不可能理解或指明这一点。但文章结构严谨，条分缕析，读来浑然一体。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①。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①“其源”句：女祸，封建史书上称由于宠信女子或由于女主执政而败坏国事为女祸。此句意谓：（宦官扰乱国家），其根源比“女祸”还要深固。

盖其用事也近而习^②，其用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③。虽有忠臣、硕士^④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为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则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⑤，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患已深而觉之，欲与疏远之臣图^⑥左右



欧阳修像，图选自清·上官周绘《晚笑堂画传》。

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虽有圣智，不能与谋。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故其大者亡国，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至抉其种类^⑦，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②“盖其”四句：近，接近皇帝。习，亲昵。专，专横。忍，残忍。小善，小小的好处。中，迎合。小信，小小的信义。固人之心，意即来取得人的信任。

③“然后”句：惧以祸福，意即利用祸患来使皇帝感到恐惧。祸福，意义在“祸”的偏正复词。

④硕士：贤能的人。

⑤帷闥（tù）：内宫，皇帝身边。帷，帷帐。闥，门内。

⑥图：图谋，即“除掉”。

⑦抉（jué）其种类：抉，挖出。种类，指宦官的全部党羽、爪牙。

夫为人主者，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则祸斯及矣。使其一悟，挫^⑧而去之可也。宦者之为祸，虽欲悔悟，而势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⑨。故曰“深于女祸”者，谓此也。可不戒哉？

⑧挫（zuó）：拔，揪。

⑨“唐昭宗”句：唐昭宗，李晔。唐昭宗被宦官杨复恭等拥立为帝，因而宦官的势力日益强大；当昭宗想任用崔胤为宰相来抑制宦官势力的发展时，宦官刘季述等便把他幽禁起来，一直到第二年才让他复位。是已，正是如此。

【译文】

自古以来宦官乱政，远比因女色造成祸害要深远得多。女人的祸害，只不过使人迷恋美色；宦官的危害，就不只是一个方面了。他们常与君主相伴，能亲近皇帝，熟悉皇帝的喜好，他们的心地专横而残忍。能用小的善行迎合君主的心意，用小的信用固结君主的信任，使君主必然信任他、亲近他。待到他已经取得了君主的信任以后，就用祸福恐吓君主，进而达到操纵君主的目的。这时，朝廷上虽然有忠心耿耿的大臣和才能出众的谋士，但国君认为他们与自己距离疏远，不如那些侍奉自己起居饮食、围在自己身边的亲信可以依赖。所以，君主对围绕在身边的宦官一天天亲近，对忠心的大臣和谋士就一天天疏远，而君主的势力也就一天天孤单。君主势力孤单，害怕灾祸的心思就一天天深切，因而宦官对君主的操纵也就一天天牢固。君主的安全与危险取决于宦官的喜与怒，君主的灾祸与隐患就潜藏在宫廷之中。那么，先前君主认为可依赖的人，其实就是祸乱的罪魁祸首。

待到祸患严重以后，君主才觉察到，于是就想与被他们疏远的忠臣贤士一起，谋图除掉身边的宦官。但是行动迟缓了，就会使祸患加深，操之过急，就有君主被劫为人质的危险。这样，即使有很高智慧的人，也不可能为人君谋划，谋划好了也不能实施，实施了也不能成功。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就会造成两败俱伤。所以宦官的

祸患，大的可使政权倾覆，其次者可以使君主丧身，还使奸雄能够借此为助，起兵作乱，直到把为害的宦官及其党羽全部挖出来杀掉，使天下人心大快，然后才罢休。前代史书上所记载的宦官的祸害，常常是这样的，不是一朝一代的事了。

作为君主，不是有意要在内部滋养宦官之祸，在外部疏远忠心的大臣和谋士，而是那逐渐发展的形势使他这样做的。那女色的迷惑，君主如果不幸没觉悟，灾祸就会降临。如果君主一旦觉悟，只要揪住她并把她除掉就行了。宦官造成的灾祸，君主即使悔悟，但形势上也有些情况迫使你不能除掉他。唐昭宗的事情就是如此。所以说“宦官的祸害比女人的祸害深”，就是说这种情况的啊！做国君的难道不应该引以为戒吗？

相州昼锦堂记

欧阳修

【题解】

韩琦是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时的名臣，相州（今河南安阳）人，曾任宰相，封魏国公。至和年间以节度使衔任故乡相州知州，于是造“昼锦堂”，以示荣归故里。“昼锦”二字典出《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引兵西屠咸阳城，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这时，有人劝项羽说：“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见秦宫室都毁坏了，又心怀思归之意，便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后人便以“昼锦”为富贵还乡的代名词。

本文作于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当时，作者与韩琦正同朝为官，关系融洽。文中虽然不乏歌功颂德之词，但与韩琦的显赫功勋相比，并无谀美之嫌。且文章别出新意，意对一般人“衣锦还乡”的观念作了批评，阐明韩琦的志向和功德“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文章的立意固然是称颂韩琦的功德，但细品文意，又似乎对韩琦的建堂之举有极高明而委婉的批评。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阨里^①，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②，买臣见弃于其妻^③。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④，瞻望咨嗟^⑤，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⑥，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①困厄：受困阻。阨里：乡里。

②季子不礼于其嫂：战国的苏秦年轻时去游说秦王，不被采纳，敝裘负担，回归故乡，嫂子不给他做饭，妻子不下织机，父母也不与他说话。

③买臣见弃于其妻：西汉的朱买臣久不得志，贫困潦倒，其妻与之离婚。后朱买臣当上会稽太守，回乡上任不久，其前妻就自杀了。

④骈肩累迹：肩膀挨着肩膀，脚挨着脚，形容人多拥挤。

⑤咨嗟：感慨、赞叹。

⑥骇汗：因惊惧而流汗。

惟大丞相魏国公^⑦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士。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

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⑧大纛^⑨，不足为公荣；桓圭^⑩褒裳^⑪，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⑫，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⑦大丞相魏国公：指韩琦，曾任北宋宰相，封魏国公。

⑧高牙：军前的大旗。

⑨大纛（dào）：古代军队仪仗大旗。

⑩桓圭：古代君王和显宦在朝聘祭祀，丧葬时手中拿的玉器。

⑪褒裳：古代皇帝或三公穿的礼服，上面有龙饰。

⑫金石：钟鼎和碑碣。

公在至和^⑬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⑭。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⑮，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⑯，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

⑬至和：宋仁宗年号（公元1054年—1056年）。

⑭一节：一致。

⑮垂绅正笏（hù）：恭敬肃立、沉稳，庄重。绅：衣带。笏：朝板。古代大臣上朝时记事备忘的手板。

⑯铭彝鼎而被弦歌者：刻在鼎钟碑碣中，谱入乐曲歌词里。铭，雕刻。彝鼎，古代宗庙用的一种礼器。



韩琦像，图出自清·顾沅辑《古圣贤像传略》。韩琦是北宋名臣，封魏国公，故又称“韩魏公”。

【译文】

做官做到将相，衣锦返乡，这是大家公认的荣耀之事，古往今来都是如此。读书人因贫困于陋巷之时，平民百姓甚至小孩子，都可以轻视他，侮辱他，就像苏秦当年受他嫂子的无理对待，朱买臣被他的妻子离弃一样。然而一旦当他们乘着华贵的大车，车前有人开道，只有后有侍从跟随，站在道路两边的人摩肩接踵，翘首相望、赞叹着，而那些平庸没见识的男人女人，则显现出惶恐不安，羞愧地俯伏在地，在车轮和马足扬起的灰尘之中，忏悔请罪。这便是一朝志得意满时，便意气十足，前人把这比喻为衣锦还乡的荣耀。

只有大丞相魏国公不是这样。魏国公是相州人，世代留有美德，是当时著名的公卿。魏国公年轻时，已经高中科第，登上显赫的位置，天下的读书人对他的名望和风范早已折服，已经多年了。所谓将相富贵，对魏国公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不像那些困厄的人，一旦侥幸得志，出乎平庸无识之辈的意料之外，从而使他们惊愕，向他们夸耀。高大的仪仗旗帜，也不足以成就魏国公的荣耀；三公的桓圭和礼服，不足提高身份。只有将恩德遍施于百姓，为国报效，能使这些事迹铭刻在钟鼎和石碑上，流芳千古，照耀后代，这才是魏国公的志向。这才应是读书人推崇魏国公的原因。岂止是夸耀一时，显荣一乡呢？

魏国公在至和年间，曾经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来治理相州，在后园建造了一座昼锦堂。后来又在石碑上篆刻一首诗赠给相州人。他视那种以回报恩仇为快事，炫耀名望声誉为可鄙。他不把古人所夸耀的事情看成荣耀，却反而把它作为一种鉴戒。由此可知魏国公是如何看待富贵的，而他的志向又怎能轻易估量呢？所以，他能出将入相，为国效劳，无论天下太平与否始终保持一致的态度。至于面临非常事件，做重大决定意见，他也总是庄重沉着，不动声色地就把天下治理得像泰山一样稳重，真可说是保护社稷的能臣了。他的丰功伟业铭刻在鼎上，被歌唱传扬，乃是国家的光荣，不只是故乡的荣耀。我虽然没有机会登上魏国公的昼锦堂，却曾经有幸拜读魏国公的诗，对他的志向得以实现而倍感欣慰，很愿意讲给天下人听，于是写下这篇文章。

丰乐亭记^①

欧阳修

【题解】

本篇是欧阳修被贬滁州（今安徽滁县）时所作。作者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滁州山高水清的景致，同时也回顾了百年前这里战乱的往事，古今对比，颂扬了宋初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警告人们应当居安思危、不忘皇恩，以保持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行文情景交融，巧妙地穿插议论，文情抑扬吞吐，决不轻露，极富艺术感染力。

修既治滁^②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③，下则幽谷^④窈然^⑤而深藏，中有清泉潏然^⑥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①丰乐亭：在今安徽滁县城西丰山北麓。苏轼曾将这篇《丰乐亭记》书刻于碑。亭东有紫薇泉。

②滁（chú 除）：州名，治所在今安徽滁县。

③耸然：高高矗立的样子。特立：独立。特，独。

④幽谷：深谷。一说丰乐亭下紫薇泉原名幽谷。

⑤窈（yǎo 咬）然：幽暗深远的样子。

⑥潏（wǔ 翁）然：大水汹涌的样子。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⑦，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⑧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风于滁东门之外^⑨，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⑩？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⑪。向之凭恃险阻，铲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⑫。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⑬、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⑭，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⑮。

⑦五代：公元907年，唐朝灭亡，我国中原地区相继建立了梁、唐、晋、汉、周五个短期王朝（为了和以前的同名朝代相区别，历史上通称这几个朝代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共历时五十三年，历史上称为“五代”。

⑧太祖皇帝：即宋太祖赵匡胤，宋王朝的建立者，涿州（今河北省涿县）人。后周时任殿前都点检，领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掌握兵权。公元九六〇年发动陈桥兵变，即帝位，国号宋。

⑨“尝以周师破李景”二句：周师，指周世宗柴荣的部队。李景（应为“璟”），五代南唐中主。当时赵匡胤为周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周显德三年（956年）春，周世宗征淮南，南唐将领皇甫晖、姚凤退保清流关（关在滁州西南）。周世宗命赵匡胤突阵而入，皇甫晖等逃入滁州，被赵匡胤活捉。

⑩胜（shēng 生）：尽。

⑪圣人：对帝王的尊称。这里指宋太祖赵匡胤。

⑫遗老：指经历世变的老人。

⑬商贾（gǔ 古）：指商人。

⑭畎（quǎn 犬）亩：田地。畎，田间小沟。

⑮涵煦（xǔ 许）：滋润化育。这里颂扬宋王朝功德无量，养育万物。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⑯，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⑰。遂书以名其亭焉^⑱。

⑯掇（duō 多）：拾取，采取。

⑰刺史：唐代称一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为刺史，宋代则称为知州。所以刺史就是指知州。

⑱名：用作动词，命名。

【译文】

我治理滁州的第二年夏天，喝水时觉得滁州的水很甘甜美。询问当地人，才知道水源在州城以南百步附近。水源之上是高高耸立的丰山；水源之下是幽谷，深远而不可测；中间有一股清泉，向上喷涌而出。环顾前后左右，很喜欢这个地方。于是疏导泉水开凿岩石，辟出一块平地建造亭子，与滁州本地人士一起去那里游玩。

在战火连连的五代时期，滁州是兵家必争之地。昔日大宋太祖皇帝，曾经率领后周军队在清流山下



宋太祖赵匡胤像，图出自明·天然撰《历代人物像赞》。

击败南唐李景十五万大军，在滁州城东门外活捉南唐将领皇甫晖、姚凤，于是平定了滁州。我曾经考察滁州的山川，按照地图和文字标记，登高眺望清流关，想寻找皇甫晖、姚凤被活捉的地方。然而当年知道此事的父老都不在了，原来天下平定已经很久了。自从唐皇朝政治失修以来，国家分裂，豪杰之士群起争夺，在各地建立起政权相互对立的国家，怎能数得清？到宋皇朝承受天命，圣人出世天下统一。过去凭借以御敌的险要阻碍，都被铲除消灭。这一百年来，人们在漠然中只看见山高水清。要询问昔日战乱之事，当年的遗老已经全部去世了。现在滁州地处长江、淮河之间，车船、商人，四方宾客都不来。百姓们见不到外界的事，而安心地在田间从事衣食生产，快乐地生活平静地死去，又有谁知道皇上的功德，使百姓休养生息，承受着培养已经百年之久了的深恩呢？

我来到这里，喜欢这里地处偏僻、公务简练，又喜爱这里风俗的安闲自在。在山谷里那股泉水旁边，每天跟滁州人仰望丰岭，俯听潺潺泉响，既采摘幽谷的香花，也在高树下乘凉，秋有风霜冬有冰雪，雕琢出清丽灵秀，四季的景象没有不可爱的。又庆幸当地人年成丰收而高兴，而喜欢与我一起游赏。因此我依据当地的山川，称道此间风俗的美好，使百姓知道之所以能安享丰收年景的快乐，应归功于太平无事的年代。

宣扬皇上的恩德，和百姓共同欢乐，这都是刺史的职责，于是写下“丰乐”二字为此亭题名。

醉翁亭记

欧阳修

【题解】

本文是一篇山水游记，写于庆历六年和上一篇《丰乐亭记》是姊妹篇。文章通过叙述自己和游客在醉翁亭中畅饮的欢乐心情和亭外变化多姿的自然景色，表达了作者与民同乐的思想，从侧面赞美了自己在滁州的政绩。文章大量运用骈偶句，又糅合进一些散文句子，形成似散非散，似排非排的风格，并且语言凝练，言简意赅。

环滁^①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②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③。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④，而泻^⑤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⑥也。峰回路转^⑦，有亭翼然^⑧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⑨。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⑩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⑪之酒也。

①环滁：环绕着滁州。

②林壑（hè 贺）：森林山谷。

③“望之”二句：蔚然，树木茂盛的样子。深秀，深远秀丽。琅琊（yá 芽），山名，在今滁州西南。

④潺（chán 谗）潺：流水声。

⑤泻：倾泻。

⑥酿泉：因水美可以酿酒而得名。

⑦峰回路转：山势回转，路也跟着曲折。

⑧翼然：亭子四角翘起，如鸟展翅。

⑨“太守”句：太守，即作者。自谓，自己说的。

⑩辄：便。

⑪寓：寄托。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⑫，云归而岩穴暝^⑬，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⑭也。野芳^⑮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⑯，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⑫“若夫”句：若夫，连接上文的短语。林霏（fēi 妃），林间的雾气。

⑬暝：昏暗。

⑭朝暮：早晚的景色。

⑮野芳：野花。

⑯繁阴：浓密的树阴。

至于负者歌于涂^⑰，行者休于树^⑱，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⑲，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⑳，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㉑。山肴野蔌^㉒，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㉓，射者中^㉔，弈^㉕者胜，觥筹交错^㉖，起坐而喧哗者^㉗，众宾欢也。苍颜^㉘白发，颓乎^㉙其中者，太守醉也。

⑰“至于”句：负者，背东西的人。涂，通“途”，路上。

⑱休于树：在树阴下休息。

⑲伛(yǔ羽)偻(lóu楼)提携：伛偻，弯腰曲背，指老人。提携，搀扶带领，指孩子。

⑳渔：捕鱼。

㉑冽(liè列)：清澈的样子。

㉒山肴野蔌(sù诉)：山中的野味、蔬菜。

㉓非丝非竹：不是音乐。丝，弦乐。竹，管乐。

㉔射者中：指投壶之戏。

㉕弈(yì议)：围棋。

㉖觥(gōng官)筹交错：觥，一种酒器。筹，计算喝酒数目的筹码。交错，杂乱的样子，形容其热闹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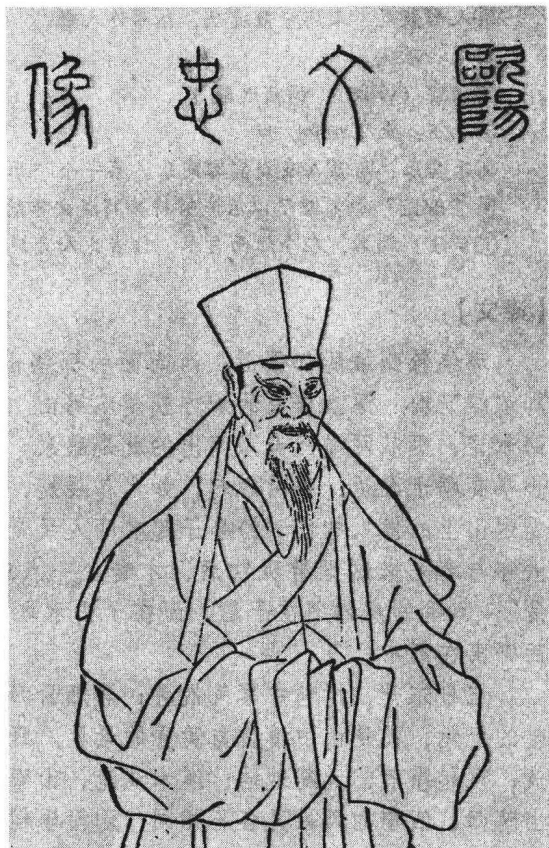
㉗“起坐”句：起坐，站起来。喧哗，大声说笑。

㉘苍颜：苍老的面貌。

㉙颓乎：醉倒在地的样子

已而^㉚夕阳在山，人影散乱^㉛，太守归而宾客从^㉜也。树林阴翳^㉝，鸣声上下^㉞，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㉟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㊱，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㊲欧阳修也。

㉚已而：不一会儿。



欧阳修像，图出自清·孔继尧《吴郡名贤图传赞》。欧阳修是北宋文学家，号醉翁，有名篇《醉翁亭记》。

①人影散乱：人影分散凌乱，指席终人散。

②从：跟从。

③阴翳(yì yì)：树荫遮蔽。

④上下：上下相和。

⑤乐其乐：与滁人及众宾客同乐。第一个“乐”字是动词。

⑥“醒能”句：醒了以后能够将其写成文章的。

⑦庐陵：郡名，在今江西吉水，作者先人是庐陵人。

【译文】

环绕滁州城的都是山，西南面的那些山峰、林木和山谷最为秀美。放眼望去，那浓绿荫蔚、深幽秀丽的地方就是琅琊山。顺山路行走六七里，渐渐地就可听到潺潺水声，那从两峰间奔泻而出的就是酿泉。顺蜿蜒曲径，绕过山峰，忽然看到一座小亭高踞于泉边，亭檐翘起，如飞鸟展翅，这就是醉翁亭。建亭子的人是谁呢？就是这山上的僧人智仙。给亭子起名的人又是谁呢？就是自称“醉翁”的滁州太守。太守与客人来这里游玩饮酒，才喝上一点就醉，而且年纪最高，所以就自号“醉翁”。醉翁的意趣不在于酒，而在于山水之间。与自然山水交融的乐趣，领略于心而寄寓在酒中。

旭日东升，树林中雾气散去；若烟云归聚，山岩洞穴就昏冥晦暗，这种晴朗阴暗的变化，就是山中清晨与黄昏的景色。野花开放，幽香四溢；林木秀美，枝叶繁茂；风起霜落，天高地洁；溪水浅流，山石显露，这就是山中四季景致的变化。早出晚归，四季的风景又各不相同，因而乐趣也就无穷无尽了。

至于那些挑担背物的人在路唱歌，行路的人在树下歇息，前面的招呼，后面的应答，老老少少，搀扶提携，往来不绝，这是滁州人在游赏山水。在溪边垂钓，溪水深，鱼肥美；用泉水酿酒，泉水香，酒清醇；还有各种各样的山珍和野菜，错落摆列在面前，这是太守在宴请宾客。宴饮酣畅的乐趣，不用靠管弦音乐来助兴。投壶的投中了，下棋的得胜了，酒杯和酒筹杂乱交错，人人说笑喧闹，或坐或起，这就是宾客们在尽情欢乐。其中有一位面容苍老，满头白发，醉醺醺地倒在众人中间的，就是喝醉的太守。

不久，夕阳落山，人影散乱，游宴已罢，宾客们纷纷随从太守归去。树林里枝叶浓密成荫，上上下下一片鸟鸣，这是因为游人离去了，鸟儿便开始欢唱。然而，禽鸟只知栖止山林的快乐，却不知人们游赏山水的快乐；人们只知跟着太守游山玩水的快乐，却不理解太守是因他们的快乐而快乐啊！喝醉了，能和大家一起享受这种乐趣；酒醒后又能用文章把它记叙下来的，这个人就是太守。太守是谁呢？是庐陵的欧阳修啊。

秋声赋

欧阳修

【题解】

历代文人多有歌咏秋景之作，秋景已成为文学创作中经常被采用的题材之一。欧阳修在本文中除了描绘自然界的秋景外，还对世事艰难、人生不易的现状抒发了个人的无限感慨。本文的体裁为“赋”，但和传统的赋又有所不同，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发展。

欧阳子方^①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②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③以潇飒，忽奔腾而砰湃^④，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钹钺铮铮^⑤，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⑥，衔枚^⑦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⑧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①欧阳子：作者自称。方：正在。

②悚然：恐惧的样子。

③淅沥：象声词，形容细雨声。潇飒：风声。

④砰湃：同“澎湃”，波涛激动之声。

⑤钹钺铮铮：金属相互撞击声。

⑥赴敌：奔走袭击敌人。

⑦衔枚：古代进军袭击敌方时，常令士兵口中衔枚，以防止其说话。这种做法叫做“衔枚”。枚，形状像筷子的小木棍。

⑧明河：这里指银河。

予曰：“噫嘻^⑨，悲哉！此秋声也，胡为^⑩乎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⑪；其容清明，天高日晶^⑫；其气栗冽^⑬，砭^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奋发。丰草绿缛^⑮而争茂，佳木葱茏^⑯而可悦。草拂^⑰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一气^⑱之余烈^⑲。

⑨噫嘻：惊叹声。

⑩胡为：为什么。

⑪烟霏云敛：烟气散尽，云雾消失。

⑫日晶：阳光灿烂。

⑬栗冽：通“凛冽”，寒冷。

⑭砭：古代用于治疗的石针。这里用作动词，即刺的意思。

⑮绿缛：绿草茂密。

⑯葱茏：草木青翠茂盛的样子。

⑰拂：接触，拂拭。

⑱气：古人认为在自然中弥漫着一种气，这种气四季是会发生变化的。如春天是阳和之气，秋天是肃杀之气。

⑲余烈：余威。

“夫秋，刑官也^⑲，于时为阴^⑲；又兵象也，于行为金^⑲。是谓天地之义气^⑲，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⑲，夷则为七月之律^⑲。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⑲。”

⑲刑官：即司寇，古代掌管刑狱、纠察的官。古人将官职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类，因秋天有肃杀之气，所以将掌管刑法、狱讼的刑官分属于秋。

⑲于时为阴：在四季之中，古人以春夏为阳，秋冬为阴，所以这里说秋天“于时为阴”。

⑲于行为金：行，五行，指金、木、水、火、土，古人将五行与四季相配，秋为金。

⑲“是谓天地之义气”二句：义气，秋气。仁、义、礼、智、信与金、木、水、火、土相配，“义”和“金”都与秋相配。《礼记·乡饮酒义》云“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古人认为秋天是决狱讼，征不义，诛暴慢的季节，所以说：“常以肃杀而为心”。

⑲商声主西方之音：我国古代将乐分为宫、商、角、徵、羽五音。以五音代表的方位与四时相配，角音东方属春，徵音南方属夏，商音西方属秋，羽音北方属冬，宫音中央属季夏。所以说商声主西方之音。

⑲夷则为七月之律：古时乐分十二律，又以十二律配一年的十二个月。黄钟配十一月、大吕配十二月、太簇配正月、夹钟配二月、姑洗配三月、中吕配四月、蕤宾配五月、林钟配六月、夷则配七月、南吕配八月、无射配九月、应钟配十月。夷则是七月的音律。

⑲杀：衰减。

“嗟夫！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⑳，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乎中，必摇其精^㉑。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㉒，黧然黑者为星星^㉓。奈何非金石之质^㉔，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㉕，亦何恨乎秋声？”

⑳惟物之灵：万物之灵。

㉑精：精神。

㉒渥然丹者：指丰肿红润的脸庞，这里比喻年轻人的容貌。渥然，润泽的样子。槁木：即枯木，这里比喻衰老。

㉓黧然黑者：指乌黑的头发，这里比喻健壮。黧然，黑的样子。星星：这里形容鬓发花白。

㉔非金石之质：指人的身体

㉕戕贼：残害、伤害。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㉖。但闻四壁虫声唧唧^㉖，如助予之叹息。